莫让广文官独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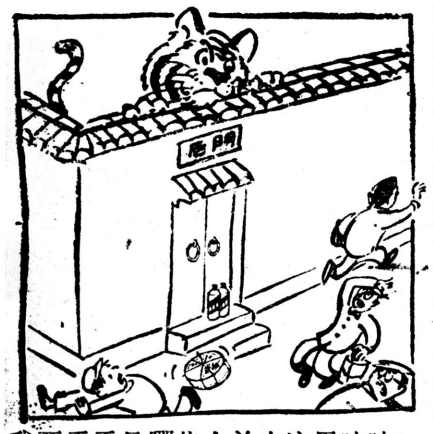
毛　崎

今年是虎年。党中央三令五申，以最大的决心要端正党风和改变社会风气，并已开始抓出几个城狐社鼠，拿出来正法示众。真是虎虎有生气，叫群众无不为之称快。

不正之风，形形色色。窃以为其中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在选拔和任用干部上的不正之风。近一两年来，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敦促下，绝大多数部门和单位都对领导班子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使一批年轻的、有干劲的、有威信的中青年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这是令人欣慰的可喜现象。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极少数部门和单位，调整领导班子的工作并不那么尽如人意。他们或表面上进行民意测验，在关键时候却仍是一人拍板；或一叶障目，把一些真正有真才实学的同志作为"有争议的干部"，而搁置起来。等而下之者，还有完全以己之偏见，只用拜自己码头的投机分子，却让正直的有识之士"靠边站"等等。结果使一些平庸之辈和投机钻营之徒，得以青云直上；相反，倒叫一些德才兼备的同志遭到了冷落。给党的工作和威信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前不久，看到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谈到一个例子：某单位调整领导班子，一位有才能的中年知识分子落榜了。理由是："他调到单位的时间还不够长"。真是奇哉怪哉，楸树上长出个蒜苔。亏得这"理由"他们能冠冕堂皇地说出口。每读到这类文章或报道，就禁不住叫我记起杜甫的名诗《醉时歌》来："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广文是郑虔作了广文馆博士后的雅号。他能诗、善书画，连唐玄宗都赞誉他"郑虔三绝"。但就是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才，却并没有得到重用，最后仅得到一个安慰赛奖，即弄到一个"广文馆博士"的纸冠。面对郑虔的这种遭遇，杜甫当然愤愤不平，无限感慨地吟咏道："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诗人在这里既是为自己的朋友鸣不平，同时也是在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因为杜甫和郑虔的遭遇完全是一个样子，借用李商隐一句诗来说，就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广文先生的遭遇不足为奇，因为他"生不逢时"，无法展才施能。但一个生活在今天的"广文式"的干部，如果得不到重用和提拔，就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了。在当前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改革中，党中央不是一再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吗？如果说有些以权谋私的官僚主义者，以前还未曾深刻领会这一指示精神，办了些糊涂事的话，那么，现在该是清醒的时候了。君不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出的《关于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的通知》吗？白纸黑字，语重心长。还是找来认真仔细重学一遍吧。千万别因一己之偏私，再犯压制和排挤人才的错误，借用郑虔的故事，那就是：莫叫广文官独冷！



我要看看是哪些人总在这里吵吵！
阿　达

「皆大欢喜」另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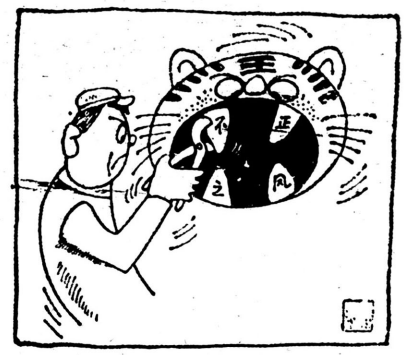
秦　耕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渭南市劳动人事局局长高耀恒，为儿子结婚，利用职权，兴师动众，大摆筵席，索取彩礼。现已查明，其时动用汽车九辆，请客九十余桌，收受各种礼品价值三千多元。请地、市专业剧团演员和农民自乐班三十五人为之弹唱，连续两晚放映五部电影片助兴。我虽未目睹这一"盛典"。不过稍微用点"形象思维"，那宏大的气派，那"皆大欢喜"的场面，甚至连那熙熙攘攘各色人等的模样和嘴脸，都不难想见。

与其说这是场大操大办的婚礼，到不如把它看成是一场公开而蹩脚的权与物、物与情的肮脏交易。因为我绝不相信，高耀恒及其儿子在当地就真那么吃香，那么得人心，受人爱，为人仰。坐在九十余桌宴席上的人们，以及那些吹吹唱唱，跑跑颠颠，忙忙碌碌的人，对东道主未必就那么真心实意的拥戴。我疑心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冲着高耀恒手中的人事大权去的，有的可能是随大流，人家去了咱不去，面子上过不去，一旦局长大人有感觉，今后若求到他门下可就麻烦了。有的人可能是想搞人情"储备"，今日掏腰包买个情，来日少碰"鬼打墙"。所以吃筵席凑热闹的人们，心中的算盘各自恐怕早已拨拉过了。

有位权势者的老子死了，也大大地洋活了一阵。其吹吹打打、兴师动众不亚于高耀恒为儿子操办婚礼。所收礼品之多，也不在高耀恒之下。一位老者见此叹曰"误会啊误会！老子儿子，儿子老子，打个颠倒看看，要是还能这么热闹，那才算是有德行呢！"说破淡如水，吊老子是给儿子看的，倘若权势的儿子死了，凑热闹的人还能那么多么？

几十年来"割尾巴"，割来割去，把不该割的几乎全割了，应该割的却没有割，至少没有割彻底。比如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我们对它就有所忽视。致使一些人的头上至今仍拖着一条带有封建宗法印记的辫子。他们利用亲友、故旧、地域等关系，投桃报李，互讨方便，什么法纪原则、党性人格，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是到了彻底割这条"尾巴"的时候了。不然纠正不正之风就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停留在表面上。



拔牙　潘顺祺

杂文专页　朝阳

潘荀世的悲剧

商子雍

有人称电视剧《新星》是当代的《官场现形记》，这自然属偏颇之论。但是，应该承认的是，着眼于人物的塑造，其中的正面人物李向南的对立物存在着的顾荣等而作为李向南的对立物存在的顾荣等人，却是一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呢！

这些人之中的一个便是潘荀世。这位既愚蠢，又蛮横，身上几乎是毫无可取之处的角色，居然能当上横岭峪公社的党委书记，居然能被县委副书记顾荣（乃至地委书记郑达理）树为先进典型，乍一看来，似乎毫无道理，但仔细想想，道理却大得很。因为，象顾荣这样一种不学有术（按：权术的术），精于在官场上搞阴谋诡计的角色，在选拔干部时，只能是打击人才而喜好奴才的。不错，潘荀世了无所长，但他却对顾荣忠心耿耿。顾荣装病住院，他三天两头地赶几十里路来探望；顾荣给县委书记李向南的工作制造困难，他「义一无反顾，赤膊上阵……「忠臣啊，忠臣。」顾荣曾当着潘荀世的面这样赞叹过。你说，这搞封建家长制，以充当小国之君为快事的顾荣的帮派天下里，象潘荀世这样的只知愚忠的蠢才、奴才，又怎么会没有官位可坐呢？

潘荀世对顾荣的耿耿忠心是毋庸置疑的。士为知己者死嘛！在潘荀世看来，顾荣对他是真好，所以，他也要真的为顾荣出死力，「要不，那还算个人吗？」这是潘荀世说的。可是，在顾荣心目中呢？这个精明的权术家，何尝不知道潘荀世是几斤几两。内心深处，他并看不起潘荀世，但为了对付政敌，他又要起用（甚至是重用）潘荀世这样的「敢死队」。这样，一方是情深意重，舍身报效，另一方却是虚情假意，利用而已。潘荀世的悲剧就在于此。所以，当人们厌恶、痛恨这个干部队伍中的「不良分子」（想不出合适的称谓，姑且如此吧）时，心中又常常会隐隐泛起对此人的一丝同情。

说句老实话，象顾荣这样的满脑子封建主义的官僚，要他们改邪归正，怕是如《圣经》上所说，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我看，还是向潘荀世们做做工作吧！潘荀世们一旦明白了自己在顾荣们心目中的真正地位，那愚忠劲儿也自然就会锐减。后院起火，顾荣们的小国之君的位子，也就庶几乎不稳了吧！

今日唐僧

冯日乾

孙悟空能不能？能，善使金箍棒，会驾斤斗云，能以呼风唤雨，搅海翻江，七十二般变化，且有一双火眼金睛。但是我说，如果没有人（神）的支持和宽容，他将一事无成。金无足赤，人无万能，观音院里，要于大火中保唐僧无恙，他得向广目天王去借避火罩；黄风岭上，靠了灵吉菩萨的定风丹和飞龙宝杖，才使黄风怪显了原型。特别是他那师傅，身无一技，却把个紧箍咒记得烂熟，那咒语念将起来，悟空便"痛得竖蜻蜓，翻斤斗，耳红面赤，眼胀身麻"。三打白骨精之后，悟空无奈，就只得噙泪返回花果山。

当今，"唐僧"式的领导还有，因而有些地方"悟空"们就仍在受罪。报载：江西流量器厂厂长张瑞权等人受命于危难之中，兴利除弊，奋力改革，不到两年把个奄奄一息的工厂搞得红红火火，产值创历史最高水平。算得上能人了吧？然而，去年他们却突然集体辞职了。原来，厂子一富，八方伸手。公司王经理要茶几，徐副书记要钢材；甲写条子要照顾某某人，乙把外甥女塞进厂……你要"自卫"、不开绿灯吗？上级领导是很会念"紧箍咒"的：需要的机械、机油不供了，与公司财务往来有出无进了——立即逼还承包前的积年老账，连夜拆你钢筋棚……困厄重重，能人——无能了。

唐僧是有眼不识人妖，才乱念咒语的；救助过孙悟空的神灵们也没有谁把自己的外甥女塞进"取经代表团"（假若取经不是上雷音寺，而是去杭州灵隐寺），或者要悟空为他捎回一台"领导世界新潮流"的彩电（假若是东去日本）。可见，现代"唐僧"更可怕，浊骨凡胎的张瑞权们的命运比半人半神的孙大圣更苦。

对于当今之"唐僧"，也可以教育使其悔悟，但最好的办法莫若收了他们的"紧箍咒"。

炼◆◆字◆◆拾◆◆遗

杨乾坤

作文之道，历来注重炼字。炼字出，文章则含英咀华，神采飞动。如宋子京"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句，后人评曰："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便可略见一斑。而今汇集名句警语之类的书博大泓深，内容繁富，精华荟萃之中，炼字炼句，自是难以胜计，然翻检数部，似仍未见那妇孺皆知的名句——"朝里有人好做官"，惜甚。

此句不知起自何时，亦不知历经了几世几劫，然而于今不朽，足见其地久天长。于是令人大奇：何人妙手，竟炼出此句中的"好"字来！"朝里有人"，便"好"做官，可见"人"之重要：做官容易么！容易！但无有"好"字提纲挈领，岂能顿显精神？"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虽因有杨妃在，然待"好"字之真髓溶入句中，方平空添了万千气象，却是事实。

故尔它被人们道出，便立显个中情形；故尔它至今有时仍被人们道出，而且不是怀古，便更显了现实性。即以选拔干部而论罢，本来，有"四化"标准在，规矩已成，可在某些地方，"朝里人"偏偏较"四化"规矩厉害多了：其地位，往往决定其咳唾成珠；其威胁，往往决定其骄横睥睨而一锤定音。所以每每在关键时刻，"朝里人"只消一句话，甚至一个眼色，一个暗示，庸碌之辈便可能官运通泰，谄谀之徒也可能威赫赫而爵禄高登的。相形之下，"朝里无人"的贤者，也很可能"运去精金逊顽铁"。易者何其易，难者何其难，"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朝里有人好做官"——准确、生动、形象，简直是经过锤炼了的语言的精华。虽说它很可能出自无名氏之手，不过立之于警语名句之林，却了无愧色。因感其佳妙，故不揣冒昧而荐诸报端，以备有心者录之。

（本版漫画选自《文汇》月刊）